

钟琴和队员准备回城过周末，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，晃出个花白的脑袋。

“你是？”尽管归心似箭，可是有村民上门，必须接待。

“你，你，你就是新来的第一书记？”

钟琴道：“是的，大伯，你有啥事？”来人居然“哇”地哭了，一个年近花甲的男人，像个孩子，说哭就哭。他这一哭，让钟琴和扶贫工作队员们有些发愣，啥子不得了的事嘛？男儿有泪不轻弹哟。

好一阵，在钟琴的劝说下老人家才止住哭。哽哽咽咽中，得知他叫老塘。

做记录的扶贫队员老袁写下“老唐”，却被老人看见，纠正道：“是老塘，堰塘的塘，不是唐朝的唐。”

老人家识字。可是从古至今，哪有姓塘的？《百家姓》里肯定没有。真正搞明白了，让人哭笑不得，老塘是个绰号。

原来，他姓白，叫白文学，读过初中，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。

土地下户时，当时大队有口堰塘，约有七八亩大，没人管理，就承包给他家，讲好他负责着水排水，不交提留，也不得报酬。大队后来改成村，每年他都按时放水灌溉农田农地，从没有耽搁过。因为这口塘，他也没有出门去

□小小说

老塘

马 卫

打过工。每年冬天，他还得修塘堵漏。本地人把堰塘叫山坪塘。因为塘中有泥鳅黄鳝水蛇，在塘边钻洞筑窠，所以山坪塘年年要堵洞，才不漏水。还要清淤泥，才能保持蓄水量不减少。

可是，后来村里的干部时不时地要他送鱼去，塘里养了青、草、鲤、鲫、鲢等鱼，这是他承包这口塘的主要经济收入。记账，因为上面来了人，村里没有餐馆，只好煮鱼杀鸡招待。开始他没在意，相信集体吃了他的鱼，会给钱。

可是，每年他找村里要鱼钱，却没有得到过一分。村里没钱，空壳村，无集体经济，特别是不收提留后，村部账上是负数。

村里打下白条子，好大一叠呢，都有经手人和村里领导签的字，写有日子。

村主任换了多届，没人理會他。而且有的村主任还和他沾亲带故。听说村里来了扶贫工作队，带了不少资金，所以他才上门讨债。

□散 文

妈妈的石磨豆腐

郭之雨

奶奶活着，西厢房里的石磨就活着。妈妈像磨道里的驴，一圈一圈踩着日月，跟奶奶和石磨一样活着。

妈妈没过门时，爸爸告诉她，老人腿脚不好，处以半瘫痪状态，还偏爱吃豆腐，吃到顿顿有。妈妈没多想，妈妈是庄稼人，拥有那么多土地，而土地是植物的情怀，随便哪里划拉几缕豆子儿，还怕没有豆腐吃？

那时爸爸刚当兵，妈妈图他根正苗红。而她却低估了做豆腐的工序，如果这工序用一个字来概括，那就是“熬”。

世上三般苦，“打铁、撑船、磨豆腐”。三苦离不开水和火，又被人说成“水深火热、累、险、熬”。所以要熬的住工夫，熬的住心神，熬的住脾气，才能熬出好豆腐。

石磨墩在西厢房。石磨是老辈人自己鑿的，两片，厚重，纹路深刻。爷爷用过，爸爸用过，现在是妈妈用。妈妈抱住磨杆，晃动身子的姿势，大概合于妙曼之舞。

妈妈一直磨。磨到爸爸在部队提干了，磨到奶奶牙齿掉光了，磨到我能帮妈妈推磨了，磨到人家电磨磨豆子了，她还是用她的老石磨。人家都用石膏卤了，盐水卤了，葡萄糖内酯了，她还在用多少年以前的老浆豆腐。人家用深井水一斤豆子可以做出四斤豆腐，她挑村南的土井水，勉强能做到两斤就不错了。虽然家里从老辈是最早做豆腐的，但是因此而发家致富的却是别人，妈妈没想过发家，妈妈做出的豆腐，揣着那味，怀着那韵，从岁月深处走来，妈妈能做出奶奶嘴里的那滋味足够。

我第一次进磨房时，很小，妈妈说那是磨盘，我就好奇，对着两片圆圆的石头抒情，这笨笨的东西能变出美味的豆浆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于是，睁大眼睛，一眨不眨看着，妈妈看透我心思想地说：“傻孩子，你不用学，不用学，有嘴吃就行！”我便站在一边，看妈妈转动石磨，等豆浆流出来，连忙拈一点放到口中，我喊：“呜，不好吃，又粗又糙，还豆腐味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妈妈停下手里动作，指着我笑着说：“制作豆腐，是慢工细活，有句话说的好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这是浆，妈妈还要烧过，滤过，点过，最后才是老豆腐。”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妈妈做豆腐和爸爸学的，但要好过爸爸很多，卤水点豆腐是个核心活儿，她火候可以掌握到恰到好处，奶奶想吃有嚼头的，就做筋道些，用于拌、烩、烧、煎、炸制做汤羹菜肴。奶奶想吃软的，妈妈就把豆腐做到细嫩、丝滑、软软糯糯、入口即化。奶奶笑着说：“吃着俺媳妇做的豆腐，可想活一万年不走！”妈妈就欢快回应奶奶说：“妈，那俺就做一万年豆腐！”

爸爸退伍了，他深藏功名，用自己朴实纯粹，弘扬奉献写着精彩一生，我们一家完全可以出去，也完全可以出息，但他不，他要把人生表率做到极致。我们也乐意在农家陪着奶奶质朴。

妈妈豆腐做得好，名声也好，邻里八辈，都爱吃她做的豆腐，一碗圆滚滚，胖嘟嘟，金灿灿的大豆，就能换取妈妈的孝心仁厚，妈妈乡情融融，浓得化不开。妈妈总是很忙，星星还在稠密的时候起床，天亮前把豆腐做出来，还有一大堆农活等着她，该播种播种，该薅草薅草，还有鸡狗猪鸭呢！

奶奶在妈妈身上留有浓重的投影，致使妈妈有深厚的孝道。奶奶最终也没活到一百岁，离她目标的一万年相差太多太远。

后来，我考上大学，妈妈带着她的豆腐手艺去了爸爸的军区大院，西厢房里的石磨，沉寂下去，成了老屋的镇宅之宝。



山水一线间 李国华 摄

在偏远贫穷的农村，三万是大数目，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。

钟琴首先想到的是，这钱必须还，连同利息，绝不能亏了村民。

但钱从何处来？

这天她想到有个表哥，是建筑队小老板，其实就是组织几个农民承包小工程。听表哥说，他在邻近的开县修山坪塘，国家投的资，但具体情况钟琴不了解。

表哥接到她的电话，听了此事，说道：“山坪塘维修，是国家的支农政策，资助农村水利建设。你去找下，你们那儿也一定有这个政策和配套资金。”

钟琴又忙着去看了老塘的塘，很残破了，当年集体修的，土石结构，好多处浸水。她拍了照，量了面积，寻问了每年的蓄水和灌溉数据，整理成材料，就匆匆回城跑部门。

真有这个政策和配套资金，但得乡里上报才行。

后来的事简单：公家出钱给老塘维修水塘，共花资金近五万元。老塘也不向村里讨债了，一笔勾销，让他继续承包这口塘。

老塘虽然没拿到现钱，可他并不笨，塘修好了，一年的水产收入上万，他的脸上露出了笑，像春风吹过的一塘春水。



平静的海湾 刘宪忱 摄

□散 文

逝者如渡渡

章铜胜

渡渡，是曾经生活在毛里求斯的一种鸟，温驯笨拙、肥硕可爱，还美味可口。渡渡鸟生活的岛屿非常平静，几乎没有天敌，也许正是环境的安逸，它的翅膀退化了，它不会飞，也跑不快。葡萄牙人觉得它很好笑，给它取名“渡渡”，就是“笨笨”的意思。可以想象，笨笨的渡渡鸟，萌萌的、很可爱。也正是因为它的憨厚，1681年，在毛里求斯的罗德里格岛的森林里，最后一只渡渡鸟，倒在了法国军士托马斯·哈代的双筒来复下。从此，世上再无渡渡鸟。

在西方，“逝者如渡渡”，是一句哀伤的谚语。《逝者如渡渡》，也被作家申赋渔用作一本书的书名，书中写下了20余种动物消失的过程，它们中有渡渡鸟、瓜达尔佩夫鹰、亚洲猎豹、中国犀牛、纽芬兰白狼、巴勒斯坦沙猫、奥勒什蒂鱼、蜗牛飞鱼、加勒比僧海豹等等。只是这些名字，就足以吸引我们的注意了。而在申赋渔的描述中，那些动物的神奇、独特、美丽，更令我们心生怜惜和钦佩，它们中的一些，甚至是某一区域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，可是它们依然没有逃出物种消失的悲惨命运。今天，我们只能从文字、画册和博物馆的标本里，看到它们的样子，借助想象，努力还原它们的模样，我们已经无法感知它们蓬勃生命的张力，无法感知它们的憨厚、聪明、可爱、美丽，或是狡黠，也无法感知它们如何生存、繁衍，如何与自然与我们和谐共处。

申赋渔在《逝者如渡渡》的《序二》中说：“每一个物种的消失，都是人类走向孤独的脚步。”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希望人类走向孤独的脚步能慢一点。对于更多的人来说，可能会认为，很多物种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，它们的消失，并不会让我们有多深的感触，也不一定会让我们有某种痛感。

在偏远贫穷的农村，三万是大数目，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。

钟琴首先想到的是，这钱必须还，连同利息，绝不能亏了村民。

但钱从何处来？

这天她想到有个表哥，是建筑队小老板，其实就是组织几个农民承包小工程。听表哥说，他在邻近的开县维修山坪塘，国家投的资，但具体情况钟琴不了解。

表哥接到她的电话，听了此事，说道：“山坪塘维修，是国家的支农政策，资助农村水利建设。你去找下，你们那儿也一定有这个政策和配套资金。”

钟琴又忙着去看了老塘的塘，很残破了，当年集体修的，土石结构，好多处浸水。她拍了照，量了面积，寻问了每年的蓄水和灌溉数据，整理成材料，就匆匆回城跑部门。

真有这个政策和配套资金，但得乡里上报才行。

后来的事简单：公家出钱给老塘维修水塘，共花资金近五万元。老塘也不向村里讨债了，一笔勾销，让他继续承包这口塘。

老塘虽然没拿到现钱，可他并不笨，塘修好了，一年的水产收入上万，他的脸上露出了笑，像春风吹过的一塘春水。

□诗 歌

中国风

杨明军

中国风以雄鹰飞翔的姿态
在高山和河流间穿行
她双翅振动的声响
总是以奋进的形式默默渗透
泥土和故乡的气息
加速了中国风的流动
就连田间垄畔的高粱和大豆
也总是盈满了中国风的浅唱轻吟

中国风从丰收的十月向我们赶来
怀揣着炽热的初心使命

乡村入了冬

耿庆鲁

北风劲吹
落叶是秋遣落的书签
芦花飘飞
给冬点缀几分温婉

在农谚深处
乡村入了冬
就没了农事
人们闲适地守望春天

夕阳西下
炊烟映照了晚霞
一位老人靠在躺椅上
回忆人生

冬闲的老牛
卸下一年的疲劳

□散 文

捣衣声声唤乡愁

刘 峰

旧年的乡村，还没有普及洗衣机，村里人家，仍沿用古老的捣衣方式浣洗衣物。捣衣，是将洗过头次的衣服放在石板上，用捣衣棒捶击，去浑水，再清洗，使其洁净。

外婆的那一根捣衣棒，为枣木所制，一尺有余，于长期的起起落落间，变得红褐透明，表面裹了一层透明的包浆，看上去，宛如一条沉敛修长的美玉。

村西有一片苇芦荡，清幽幽的水，映着蓝莹莹的天，如画般宁静又美丽。外婆很喜欢去荡子里捣衣。“嘤，嘤，嘤——”，好听的声音，宛如一只只水鸟，在水面飘来荡去，飞回村子，宛如鼓点，恰似缶音，古朴而安详。

一方水，不但养人，而且养石。荡子边的七块捣衣石，常年浸在水里，被浪花轻抚，光洁、细腻、秀润，让看见它们的人，端着木盆，盆里推着衣物，压着一根捣衣棒，宛如一条搁浅的小鲤鱼。晨风，吹着她们额上的秀发，晃动芦苇叶上的露水，水珠滴入静静的苇荡水面，发出清脆的回响。

外婆捣衣，往往在天不亮时分出门。晨月当空，仿佛一片白羽毛。她与村里的女人们，三三两两，走在飘飘渺渺的青雾里，仿佛走在旧年的电影中。她们，端着木盆，盆里推着衣物，压着一根捣衣棒，宛如一条搁浅的小鲤鱼。晨风，吹着她们额上的秀发，晃动芦苇叶上的露水，水珠滴入静静的苇荡水面，发出清脆的回响。

轻轻地，掬一捧清水，如古典的茶道一样，先将捣衣石清洁；然后，将衣物浸入含有水藻清香的水里，等浸透后，湿漉漉拎到石上，淋上一捧自行泡制的皂角液（村里种有好几株皂角树，皂荚可以食用、医疗、洗头、浣衣），揉搓一番；接下来，举起捣衣棒，朝着衣物捶打，当挤出污渍后，将衣物翻过身，再行捶打，直至衣物清洁；最后，拿起衣物，

将它们放入水中漂洗干净。

“嘤，嘤，嘤——”，一声一声，惊醒了芦林沉睡的苇莺，发出啾啾的啾啾；一声一声，惊醒了苇荡的鱼群，发出鲜活的泼刺声；一声一声，惊醒了渡口的船公，摇响了吱呀的双橹；一声一声，惊醒了青黛的村庄，飘起了乳白的炊烟……

捣着捣着，宝蓝色的天边，渐渐呈现一线鱼肚白；慢慢地，一抹脂胭红涂抹在了东方天空，仿佛水墨丹青一般渲染扩散；再看荡子里，绚烂的朝霞倒映水中，映在一串串珍珠般的泡沫里，宛如一幅色彩鲜艳的油画，恰似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。

由于有些衣物太沉重，外婆一双手绞不动，她会远远地唤我的乳名，让我一路跑来帮忙。“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”，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，一老一少，一左一右，仿佛扭麻花一样绞着衣物，开开心心地看着水珠渐渐沥沥而下，坠入草地。绞干水，外婆会领着我，将衣物摊晒在滩上，然后守着衣服晒干。

经外婆洗净的衣服，穿在身上，宛如新摘的棉花一样柔软、芳香、熨帖。穿着它们，使人想起芦苇荡、一缕缕清风、一朵朵阳光、一株株水藻、一片片苇林，使人想起青茸茸的草滩，想起遥远的天边，想起流年里的许多许多。

光阴无情，“长亭连短亭”，总有一个人生驿站，会让身边的亲人与你相别。那一年的秋天，水边的芦苇一片肃穆金黄，外婆捣完最后一次，然后坐在荡边，凝望着我漂泊的远方，最后一动不动，那根捣衣棒，安寂地躺在一块青碧色的捣衣石上，宛如一场水石传说。多少年后，一声声捣衣声，偶尔会在异乡的梦里响起，溯着这声音，旧年的场景历历浮现，光阴其实未走远。

时候有很多人跑上来看。害得隔壁那个小山村一个在外面做生意的老板看得眼红，竟然年年雇人在自家的门前种一片稻，只为中秋回家看一眼。他知道稻子在这个时候成熟，中秋回家既看父母也看稻。

老孙头种的稻米虽然不多，但山下的人常来买，说是米质上好。没两年竟让这个小山村在方圆数十里地出了名，很多人老远跑到这里来买。为什么米质好，专家的答案是日照长、昼夜温差大。

村里早年那些下山的人听了老孙头这么个事儿，都竞相回村，一年之内陆续回来了二十多人。这些人里很多有老孙头相似的经历。现在他们老了，本来就想回山村生活。这下热闹了，门前的那片稻又全种起来了，又成了一条金黄色的能摆动的长城。

门前稻花香，喜鹊来乘凉。他们来到稻田边闲谈。老孙头干脆把一些乌黑的乱石搬来，在田边做了一排石凳。石凳做成后，大家不约而同，天天坐在上面看稻子哪年成，连吃饭都坐到这石凳上。

稻田里有他们祖先重叠在一起脚印和身影，犁铧的响声和曾经儿童的欢笑，还有鱼游蛙跳的影子。

秋天的山村，田里是摇摆的稻禾，金色的稻浪，田边是一锅阳光下的米饭和欢声笑语。世上最美的风景还是门前那片稻。

□散 文

门前稻

刘从进

一晃六十多年过去，老孙头的儿子读了书，在当地就业，赚了钱才有了孙子。老孙头成了爷爷，他早已不种稻了，只在家里干干杂活，还笨手笨脚的。

老孙头在城里的日子是好，但他不快活，病怏怏的，有一天忽然就大吼一声，我要回去种田！老孙头说的不是气话，他是憋了很久很久了。他的身体里有一片金黄的稻田在，稻苗一直在心头摇曳。

儿子有文化，识大体，答应了。回到村里，老孙头病歪歪的身子没几天就挺拔了。他在老墙杵里转，一阵穿堂风扫来，哇，凉爽啊，骨子都爽得壳壳响。看到石缝里长出一棵草，他笑了，嘿嘿，你还长那样嘛，只是我叫不出去你的名字了。田头的那棵止血草也还在嘛，他上去摸了摸，这不叫麻药草嘛！小时候镰刀割在手指上，流了好多血，他父亲从田边摘了这种草叶放嘴里嚼烂了，涂在他的伤口上，马上就止血了。这种草他这辈子忘不了，一看到就亲切。

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六十年过去，

村里人都搬到山下去了，儿时的小伙伴们也找不到了，村里早已没人种稻。

老孙头谋划起重新种水稻的事，这是他干了半辈子又想了半辈子的事。从浸种到育秧、插秧、施肥，样样都还是那样熟练，看着

秧苗从分蘖、拔节、扬花、灌浆、结实整个过程中的变化，就像带大一个孩子一样快乐。让老孙头惊讶的是现在的高山稻田没有病虫害，不用治虫打药了，稻秆清亮溜光的，让他好喜欢。水稻成熟时，一片金黄的穗穗闪闪发亮，稻浪涌动，远远飘来一股清香直往鼻孔里钻。这时候，他天天背着双手在田边看稻熟，不说话，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。

等开镰的日子，他干脆把家里那条旧木凳搬到稻田边坐着。因为得了更多的阳光，田垄边的稻子总是长得更壮实更高大。孙老头把凳子往稻田边挪近再挪近，秋阳从身边的柏树上照下来，他半个身子亮着半个身子阴着，稻穗摩挲，送来沙沙响声，周身被摩得很舒服。

这山里的一片稻竟然成了风景，秋天的